



北极村童话  
迟子建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北极村童话  
迟子建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北极村童话/迟子建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
2013

(迟子建中篇小说编年)

ISBN 978-7-02-010189-4

I. ①北… II. ①迟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76116 号

责任编辑 杨 柳

特约策划 杜 晗

装帧设计 丁威静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00 千字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25

版 次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189-4

定 价 3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## 自序

当我对中篇小说一无所知的时候，我写作了《北极村童话》，那是一九八四年春天，大兴安岭正在解冻，路上满是泥泞，又满是春光。二十岁的我没有多少知识的底蕴和生活的积淀，有的是满脑子的幻想和一身的朝气。写它的时候，并没有考虑到篇幅的长短，只是信马由缰地追忆难以忘怀的童年生活，只觉得很多的人和事都往笔端冒，于是写了外婆就想起了湿漉漉的夏日晚霞，写了马蜂窝又想起了苏联老奶奶，写了舅舅又想起了大黄狗，写了大雪又想起了江水，不知不觉地，这篇小说有了长度。

为什么能够把一部小说写成了中篇？按我的理解，首先是这素材有了相当的容量，就像一个人身量大，穿的衣服自然就不会小。小说的长程度，就是这么出来的吧。该是短篇的你把它生硬地抻长，它就显得单薄，没有精气神；该是中篇的你遏制其发展，它的激情得不到释放，乌云满腔，会让人觉得沉闷压抑；而该是长篇的素材，你就得让它一泻千里地流淌下去，才能给读者带来淋漓尽致的艺术享受。

除了相应的长度，中篇小说还应该有足够的韵味。如果说短篇是溪流，长篇是海洋，中篇就是江河了。而韵味，就是水

面的薄雾。江河湖海日日流，薄雾却不是天天有。气韵的生成，与一个作家的眼界和审美，休戚相关。气韵贯穿在字里行间，是作品真正的魂。那些缺乏气韵的作品，纵有惊心动魄的故事，也让人觉得乏味。

一般来说，溪流多藏于深山峡谷，大海则远在天边，而纵横的江河却始终萦绕着我们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中篇的文体更容易贴近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可以在江河上看见房屋和炊烟的倒影，听见桨声，也听见歌声。

当然，以上我关于小说长短度的比喻，讲的是通常的气象。在某些时刻，也有“异象”生成，比如电闪雷鸣会使溪流在某一时刻发出咆哮之声，大有江河之势；而海洋风平浪静时，会像一滴至纯至美的水。这些气质独特的“异象”之作，在文学史上也不乏其例，它们大多出自天才笔下。

海纳百川，方可磅礴。同样，江河汇集了众多的溪流，才能源远流长。就是那些“异象”的生成，也无不依赖水本身的气质。世界上没有哪一条江河是生就的洒脱和丰盈，它们总要吸纳涓涓细流，才能激情澎湃。

由于江河流域不同，它们的气息也是不同的，每个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江河。对我而言，黑龙江、呼玛河、额尔古纳河是我的生命之河，感染它们的气息也就浓厚些。这些北方的河流每年有半年的冰封期，所以河流在我眼中也是有四季的。春天时，它们“轰隆轰隆”地跑冰排了，冰排就像一朵朵盛开的白莲，熠熠报春！夏季时，灿烂的江河上不仅走着船只，也

走着青山和白云的倒影。秋天，江河消瘦了，水也凉了，落叶和鸟儿南飞时脱落的羽毛漂荡在水面上，江河就仿佛生了一道皱纹，说不尽的沧桑。冬天，雪花和寒流使江河结了厚厚的冰，站在白茫茫的江面上，想着冰层下仍然有不死的水在涌流，仍然有鱼儿春心荡漾地摆尾，真想放声歌唱——世界是如此苍凉，又如此美好。

我的中篇之水，汇集的正是那片冻土上的生活之流。从一九八六年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第一部中篇《北极村童话》开始，到二〇一二年《收获》刊登《别雅山谷的父子》，近三十年间，我发表了五十部中篇小说。此次以编年形式出版其中的四十部中篇，使我有机会回望和打量自己走过的文学之路。我发现这条路不管多么曲折，都有一个清晰的指向，那就是我的故乡，那就是我的心灵。

那一条条生命之河，就是盈满我笔管的墨水。它流出哀愁，也流出欢欣；它流出长夜，也流出黎明！一个被冷风吹打了半个世纪的人，一个在写作中孤独前行了三十年的人，深知这世界的寒流有多刺骨，也深知这世界的温暖有多辽阔。

所有的故事都不会结束，又怎能结束呢！

迟子建

2013年元月 哈尔滨

目录

001

北极村童话

049

没有夏天了

139

奇寒

197

遥渡相思

253

原始风景

## 北极村童话





假如没有真纯，就没有童年。假如没有童年，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。

这是发生在十多年前，发生在七八岁柳芽般年龄的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# 1

大轮船拉笛了。起锚了。船身在慢吞吞地动了。

妈妈走了，还有姐姐和弟弟。我真想哭。妈妈真狠，把我一人留在这儿了。瞧她站在甲板上向我招手，还不时抬起胳膊蹭眼睛。她哭了。

留下我，刚走，就想了？真好玩。我不愿意看她，更不想

跟她招手，让她走吧。

狠心的妈妈，我恨你！

记得有一次，妈妈边刷洗毛主席石膏像，边跟邻居王姨唠嗑。我只不过说一句：“妈妈，给毛主席洗澡，怎么不打香胰子？”回答我的是一个火辣辣的嘴巴：“看我不把你送姥姥家！”

还有一次，我听收音机，乱调一气。猛然，收到了一个很好听的曲子。我听迷了，妈妈和爸爸也都听迷了。后来，里面传出了：“莫斯科广播电台，这次……”吓得妈妈啪地关了它，并飞速地拧了调谐钮，冲我道：“乱捅！就该把你扔到姥姥家，总也别回来！”

于是，甩下了我这个淘气的、爱说的、不听妈妈话的孩子。好了，现在什么都可以说了。姥姥家有大空房子，你可以说个痛快了。

船更远了。渐渐地，在我的眼里，它变成了一只小蝌蚪，在奔腾的江里跳着。

一手攥着石子，一手挥舞着柳条棍，在沙滩上玩了一会儿，我又想哭了。鬼知道，我为什么要哭。我使劲抽了一下鼻涕，仰头望着天。

天上缀满了云，雪白雪白的。它们有的像兔子蜷在那儿睡觉，有的像猫在捕捉老鼠，还有的像狗、像鱼。它们自由自在地游着、飘着。天真大！它能容得下那么多的云。云多好啊，它可以睡觉，可以奔跑，可以俯身看到树木花鸟，可以仰头望见星星月亮。对了，听爸爸说，云还可以化作雨、变成雪呢！

天热极了。嗓子要冒烟了。姥姥抹够了眼泪，在喊我了。

姥姥是小脚，一走一摇，像是扭秧歌。我不愿意和她一起走，便挣开她的手，向前跑。跑累了，再停下来。看着姥姥走路的那副样子，我忍不住喊：“鸭子鸭子快快走，蹉悠蹉悠上高楼。高楼有个松树塔，一咬一半拉。”

这话可把她气坏了，她边追边喘着，喊着：“骂姥姥，天打五雷轰！”我便又跑，摇晃着柳条棍，东捅捅，西戳戳，好不快活。

糟糕死了，我把蜂子窝给捅了。一个个小黑绒球向我扑来、压来。立刻，嘴肿了，脖子上，屁股上，都火辣辣地疼。

姥姥赶来了，急得直掉泪：“看看，当妈的刚走，闺女在这就……咳！”见我哭得凶，她就吓唬我说，“快起来，要不天兵天将该来了。收拾了你，姥可不管。”

我害怕，抹干眼泪站起来，顺从地趴在姥姥背上。

一颠一颠地，走啊走啊。我累了，渐渐地睡了。等我睁开眼，迷茫中，我就看见了姥姥家的大木刻楞房子。

## 2

大木刻楞房子是新盖的，房梁上还拴着红布。姥姥说，那样可以避邪。房子大，进门是厨房，东西各一间屋。西屋门帘上钩着花，炕上有一床猩红色的缎子被，南窗下摆着一张黑漆桌子，上面放着镜子、香粉和雪花膏瓶。这是小姨的住处。我

和姥姥住东屋。屋里一溜大炕。炕上油着蓝漆，光滑滑的。躺上去，忍不住要打几个滚。

晚间，我和姥姥睡一个被窝。她给我讲故事，净是鬼和神，可有意思呢！我爱听，听完了又害怕，便把身子缩在姥姥的胳肢窝下，死死地抓住她的肩膀。

尽管这样，我还是喜欢过晚上。左邻右舍的人挤在厨房里，卷着烟，呷着茶，天南海北地聊，我可以支着下巴听个够。

白天的日子就不一样了。姥爷打完更，喝了酒就去菜园；姥姥白天总不着闲，剁鸡食，采猪菜；小舅白天上学，学校离家路远，中午不回来；小姨到队里干活，中午回来，吃了饭就躺在炕上睡。我多么恨白天啊，恨这夏天的白天！

白天太长了，太热了，太让人气闷了。我想念家乡的伙伴。那时，多好啊。有一次，我们好几个人去偷母娘娘家的黄瓜。这个臭婆娘，坏着呢。人家的小鸡进了她家园子，就用石头给砸死，褪了毛，扔进油锅。她家的黄瓜刚做纽，黄花还没落呢，我们就一人装一兜，跑到小树林，吃个精光。然后再返回去，看母娘娘骂仗：“哪个杂种，偷吃了你姑奶奶的黄瓜，让他不得好死！是男的，吃饭噎死；是女的，生孩子憋死！”

她跺着脚，叉着腰，唾沫星子四溅。

可这里呢？整个一条街，只有三个小孩：兰兰、小宝和我。

兰兰跟我同岁，长得比我好看多了：大眼睛，小嘴巴，就

连那薄嘴唇，也是红鲜鲜的。她家穷，孩子多，妈妈常年有病。她总要在家看弟弟和妹妹，很少出来找我。我到她家，她妈又不高兴，指鸡骂狗的，说我招她偷懒了。

小宝是李奶奶四十岁时得的独苗。娇得了不得，六七岁了，撒尿还得用人把，动不动就像小姑娘一样哭。李奶奶不让他出来，怕他跌跟头摔了腿，又怕他不小心跌进井里。

他们都不出来，我就一个人玩，到菜园里捉蚂蚱、蝈蝈，把大个的留下来，装到小舅给我编的笼里，塞进倭瓜花给它吃。看腻了，就到房后去做泥人。

姥姥家房后有个小洼兜，一下雨便淤好多水，水泡得边缘的土黏黏的。我把它和面似的揉一堆，我每天可以做好几个泥人。我偷偷用姥爷的小木盒里的西瓜子，给泥人当眼睛；又把小姨的胭脂膏子，悄悄抹在了小泥人的嘴巴上。

听姥姥说，大舅那年回家，带回好几个大西瓜。吃完后，姥爷就把瓜子拾起来，装到那个盒子里。他平常从不动它，每逢家里来了客人，就要打开说：“这是大儿抱回的西瓜，吐的籽呢！”等到别人连连点头，啧啧夸赞，他才满足地小心翼翼地放好。那样子，就跟他喝酒时，慢慢地端起盅，轻轻地抿，生怕弄洒、喝漏了一样。

就在西瓜子少得不能再少的这一天，他跟人说着说着话，冲我喊：“灯子！听见了吗？灯子！把那个瓜子盒拿来！”

我吓得打了个干嗝，憋了好半天，直着眼说不出话。姥姥捶我的背，才顺过一口气来，委屈得我哇的一声哭起来。

“老丧门星！灌够了猫尿，”姥姥咬牙切齿地骂着，“高音喇叭似的，吓死人！”

我就势倒在姥姥怀里，故意大声号哭。

姥爷没趣，晃着身子站起来，对人家说：“不看了，不看了。看也没用，没用哇。”他从姥姥怀中把我接过去，慢吞吞地走到菜园。

这是他第一次抱我啊。

### 3

暖洋洋的太阳，照得菜园泛着一层青光。柿子已经拉红丝了。

他把我放在地上，弯腰摘了个半青半红的，放在我手里。他以为我真的吓着了，摸着我的头发，说：“灯子好，姥爷再不大声说话了。吃吧，等到大秋，红透了，都留给你。”

我茫然点点头，赶忙咬了一口。恰巧咬到青的那半上，涩得我直想吐，但最后还是把它吞了。

姥爷不知怎么了，这几天话特别多。小舅说，姥爷是想大舅了，大舅已经三年没回来了。

“爱吃西瓜吗？”他问我。

我慌忙点点头，想想不对，又赶忙摇摇头。他并没在意，只管说：“你大舅那次回来，就带回了大西瓜。红瓢的黄瓢的都有。吃起来沙棱棱、甜丝丝的。”他醉了似的，眯着眼，惬

意地有节奏地拍着腿。

“东头的老苏联，见过吗？”

“谁？”自从住到姥姥家，我还不曾到东头去过。

“咳，说这些做啥。不说了。”

他扔下我，竟自蹒跚着走了。

气得我把嘴巴嘍到鼻孔上。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跑到房后，把小泥人身上的西瓜子都抠出来，用淤水洗好，放到衣襟上搓干净，一粒一粒地摆在小木板上。

谢天谢地！姥爷几天不看盒子，也没有人到房后去。西瓜子不知不觉地干了。趁没人时，我把它们送了回去。

西瓜子的事总算平息了。姥爷又闭紧了嘴巴，不说一句话，阴着脸，闷闷地喝酒。

太无聊了。天气又闷又热，像捂在蒸笼里。除小姨外，其他人都蔫了似的。

小姨好高兴。她吃了饭，就梳那又光又黑的大辫子，往脸蛋上扑粉。打扮好了，就前后左右地照镜子。也不告诉家里人，就偷偷地溜了。小舅告诉我，小姨去找开拖拉机的张舅舅。

天早了。小泥人被晒裂了身子，烫掉了胳膊。老母猪趴在圈里，一声不响地晒大肚皮，小鸡小鸭都猫到荫凉处。

尤其是傻子狗，晒得更可怜！

姥姥家的门前用铁链子拴着一只狗。它的毛黄黄的、茸茸



的、长长的，风一吹，泛着金灿灿的光。它的个头大，腿又粗又壮，一跑起来，抖着满身毛，威风凛凛的。这样一条好狗，却被唤作“傻子”。

傻子可厉害呢。姥姥说，有一次，它把看地的大爷咬得腿肚子直蹿血，因此被揍了个半死，尾巴上的毛也被剪掉了许多，拿去给人家敷伤口。从那以后，它的脖子套上了锁链。

我怕这条狗，不敢接近它。只是远远地站着看。姥姥说，狗是不咬自家人的。可我还是怕，总觉得它的眼睛像冒着火。

天这么热，它也没精打采地趴在柞木障子下，长伸着舌头，呼呼直喘气。我试探着端盆凉水，慢慢地蹭近它。它似乎有要站起来的意思，可只是身子动了动，却没能成功。我把盆放到它旁边，轻轻地蹲下，胆突突地抚摸着它的毛。它得意了，仰着身，斜伸着腿，微闭着眼，缩着头。我便又使劲搓它，搔它，捶它。

它终于被我征服了！我有了新的伙伴。

#### 4

新伙伴跟我是友好的。每天吃饭，姥姥都要蒸暄腾腾的馒头。吃饱了，我也要再拿一半，捏在手里，装作往嘴里塞着向外走，姥姥总要说：“吃多少拿多少，糟蹋粮食可伤天害理哪。”我就说：“我还没吃饱哪。”不管她怎样唠叨，就倏地跑出屋门，来到大门口。